

# 且展丹心向日倾

## ——读王英《绽放在千年前的一株向日葵》

□胡芳芳

拂去历史的尘埃，叩开盛唐的大门，与陈子昂盘腿对坐，饮茶谈心。王英这篇《绽放在千年前的一株向日葵》以大开大合之势，以汪洋肆意的笔触，写出了自己与陈子昂的心灵碰撞。

王英与陈子昂悄然互换，子昂的年少轻狂，怀才不遇，郁郁寡欢，一切的遗憾，由他来弥补。作者在文字里做了一个梦，一梦千年，陈子昂所有的志向和遗憾，由他来完成。他是这样想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却没说，但字里行间，却争相诉说，千年的伤感，在他今天的文字里打结。其实，他清醒地知道历史没有假如，往事不会重来。陈子昂注定只能踽踽独行在历史的荒野，怅然感慨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

作者这篇散文一改他那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文风，以一种唯美又轻灵的笔触，由表及里剥丝抽茧，表达深邃的思想。“世上从不缺少正直，只缺少容纳正直的环境。”胸怀大志的陈子昂不是历史上的唯一，他的遗憾与伤痛，也不是唯一。从古至今，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”他读的不仅仅是一篇文，一个人，他忧思的是文人的生存环境，忧思的是这个社会。“眼前的读书台，是陈子昂读书之所，从小舞枪弄剑的他，不仅仅有满腹的才气，亦有一身的侠气。”作者欣赏陈子昂的不仅仅是他的才气，更佩服的是他文字的剑气，那是文人的骨气。

“此刻，一株古老的樟木覆满青苔，犹如历史的书卷覆满灰尘。细雨蒙蒙，枝叶伸展在天空，显得愈发遒劲苍翠。这片

绿，坚韧、执着、不屈不挠，恰如子昂风骨。”一株老树身上的青苔，在他眼里也是美的，那是历史书卷上的灰尘。那苔藓似乎也是岁月的见证者，看惯了历史的刀光剑影，看倦了时光的云卷云舒。在作者看来，一切入眼者，似乎都有使命，无一句没意义的语句，无一处无用之物。树的坚韧、执着、不屈不挠，正是陈子昂的风骨。作者又一次写到文人的风骨，这是他对文人最看重的一点，有风骨的人，才能写出有风骨的文章。风骨，是一个人的灵魂，是人立世之本，风骨，也是文人脱离俗世的一个莲花宝座。做一个俗人，本无伤大雅，但文人不能写媚俗的文字，一旦文字有了媚气，少了风骨，那就是自甘堕落。

“体内两股力量交汇在一起，如两条江交汇在一起，激起雪一样的浪花。这风，这雨，这山，这水，都在与我对话，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和谐。”山水落在有情人的眼里，激活了灵性，汇入脉管里，化作多情的血液，激起生命的雪浪花，从而，让他找到一种宁静与和谐。参观陈子昂故里是一个盛夏的上午，天气热如蒸笼，他却在这里得到一种心的宁静与清幽，他已完全融入陈子昂的世界，默默感知着那个时代的局限与无奈。他在陈子昂的读书台汲取了一种力量，获得一种灵感，对人生，对世界，对文学，有了新的考量。

“我觉得一个人，要活得像一棵树，枝叶向上长，根向下长，不仅要接受阳光的洗礼，更要让自己在土壤变得厚重。”从古至今，无数人写过树，出新意已是不易，但作者依然以独特的视觉写出了新意，人要活成一棵大树，枝叶延伸到

云端，根深扎泥土，厚重自己的生命。文人要想写出高远的文章，一定要把根深扎泥土，接地气的文字才能长成一株入云大树，那地气就是生活，就是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，就是活色生香的日子。

让自己变得厚重，让生命变得厚重。厚重并不是沉重，我们追求厚重，是为了获得灵魂的轻盈，让心灵长出羽毛。这是思想的分量，这是人格的分量，更是生命意义的分量。人活一世，有的人空活一生，没有给自己，给后人，给世界留下有意义的东西，他的人生轻如鸿毛；有的人虽已离去，但他的灵魂仍在，就像陈子昂，他的诗句，他的思想，他的忧思，依然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荡着思想的浪花。

“大唐不在，长风犹在。长安不在，细雨犹在。”细品王英的诗意语言，朗朗上口，有滋味，耐咀嚼，就像啃一块骨头，肉瘦骨硬，吮之，有味，不忍放手，悄然吊着读者的胃口，一路追了下去。小说以巧妙的布局，跌宕起伏故事情节取胜；诗歌以简洁有力的语言，揭示深邃的思想，撞击读者的心肝肺；而散文的取胜，不仅要有深刻的内涵，巧妙的段落结体，更要有优美独特的语言。把地上的话往天上聊，把短句写长，把长句写深刻，把普通通的文字，重新码放，码出高度，码出深度，把熟悉的面孔码得陌生，把陌生的文字码出哲理。

写一篇文章不难，难得要有新意，那就需要锤炼文字。这就像一个人的取名，或两字，或三字，中国人口众多，偶有重名，但大多数各有新意。这个取名就不简单，不仅要知道被取名人的生辰八字，还要懂五行八卦，用笔画，用典故，取响亮又有美好祈愿的名字，从而弥补他命中的短缺。写文章

锤炼语言不比取名字容易，那就需要我们大量阅读，广泛行走，看世界，读人生，长见识，是提高写作的最佳捷径。

“那一刻，子昂穿越了整个人类历史，穿越了整个宇宙时空。”文章与音乐一样，有低音，有高潮，悠扬婉转、跌宕起伏，才有它唯美大气的华彩乐章。这一句，把文章的意境抬高，令人仰望。陈子昂穿越了整个人类历史，穿越整个时空，他的叹息久久回响，至今，我们依然能听到陈子昂那一声长啸。

这篇文章有雪的轻柔，有雨的空灵，更有狂风和闪电，最后，以冰雹的姿态叩响文学的天幕。陈子昂的叹息，历史听到了，王英听到了，你我也该听到，那是一场飓风，帮我们吧明朝之后被马蹄蹂躏的文字扶起来，把心上的尘埃吹落，把久闭的心门推开，以明心见性的修为，与历史对话，与陈子昂对话。

唐僧师徒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西行取经，取得济世救民的真经。今天，王英率领我们不远千里来到陈子昂的故里射洪取经，取得文学的真经。雨润有根之草，我们同淋一场文学的甘霖，愿陈子昂的声声慨叹化成雨滴，落在我们的心上，写下灵动又深刻的文字，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下一枚闪光的珠贝。

陈子昂读书台，无数人来凭吊，无数的脚印，无数的呼唤，无数的凝望，唯有王英的脚印最深，他的呼唤最真切，他的目光最炽烈。作者的这篇散文写得舒展又松弛，他在陈子昂的读书台把心灵彻底打开，那是向日葵对太阳的赤忱，他与陈子昂互换，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，站成一株逐光的向日葵，在时光深处静默。

# 绚烂之极乃造平淡之境

## ——评江合友《近白堂集》

□阎福玲

品读江合友诗集《近白堂集》，发现其诗词创作已进入自然自如的境界，所谓绚烂之极，乃造平淡之境。在这部诗集里，看不到他刻意标新立异的构思与锤炼雕饰的手法，其学养与诗艺自然而然地融汇于遣词造句之间，自然平淡，醇厚有味。

其诗兼备众体，题材丰富广泛，举凡时事要闻、纵观游览、唱和赠答、咏史咏物、个人生活、民生百态等无不写入诗中。最令人感动的有两个方面：一是关注民生，充满家国情怀。他以一介书生，用真诚仁善之心，关注苍生百姓：“连日忧黎庶，书生腹内酸。”其咏史诗，歌颂海瑞“深心万念是黎民”，歌颂于成龙“木箱终了无余物”式的廉洁。集中行旅诗较多，在迎来送往、唱和赠答之中，对民生百态做了诗意记录，佳作迭出。

二是具有深刻的人生思考。《海南福寿歌》借咏苏轼贬海南，表达对福寿的理解，人生不仅是知足常乐的随缘自适，还有“功业在文章，过海神思秀”“其寿何绵长，名成三不朽”。看破红尘而不失赤子之心，是典型的坡仙风采士人心态的体现。在表现自我，展现人生思考的诗作中，最值得品味的是对人生况味的抒写。如写离别之愁：“此景渐谙双鬓白，此生离恨几时休”“浮生聚散无常事，也在春天也在秋”。写人世无常的慨叹：“兴废频如云过眼，是谁仍旧想千

秋”“楼兴楼圮千年事，人去人来万古愁”。合友诗词抒写人生况味的思想价值，在于写出一种生命意识和悲剧精神，是对人生终极意义与价值追问与探索的结晶。

更为可喜的是，合友虽然不断抒写自身对人生缺憾的深切体验，但没有走向消极虚无。歌颂真善美，昂扬的姿态，超旷的胸怀仍是创作的主调，其人生的底色仍是积极乐观，奋发有为。他歌咏孙叔敖：“立功辞重赏，执政缓无私。财产何须蓄，儿孙自有为”。观万壑群山，激荡起“层叠千岩壑，奔腾万山涛”的豪壮情怀。面对大千世界，他“激扬文字今朝又，破浪新凭五彩舟”，企望“西湖蘸取淋漓水，漫写豪情遍碧空”，以“才情自古饶江右，化作瞿头不老翁”自况。虽然人生如一梦，但“回城惊梦醒，颇爱此黄梁”。

其词特色鲜明：一是博采众家之长，熔铸伟词，兼擅小令、中调、长调，能做到“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”。如写西昌：“冲天飞火箭，揽月翱翔遍。河谷号安宁，彝歌响不停。”写彝族火把节：“遍野黎民都举火，漫空光焰成飘烁。长夜里，片片弄炎龙，浑无着。”写澳门夜景：“丛楼耸立霓虹落，香山一澳光斑驳，海上泛桃花，巨舟穿浪斜”，色彩斑斓，动态感强。写外婆旧宅：“灶冷真无烟，蛛网空圆。倾檐断瓦倚颓垣，压机机身都锈满，老井旁边”，人去楼空，荒凉破败的景象，如临其境的凄凉让人为之惆怅而落泪。二是善作咏物词。咏

绣球花、桐花、红叶、蔷薇、海棠、梅花。短调小令，构思奇巧，饶有情趣。特别是《吹风机》《豆浆机》《电熨斗》《杯子》《西昌观火箭发射》等篇，把古典与现代结合起来，用传统的词体展现当代科技应用，自然妥帖，毫无违和感，这是其词创作的重大突破。三是写谁就像谁的口吻。《望海潮》写秋日雨中游武陵天坑，是典型的屯田口吻。《水调歌头》眉山三苏祠谒东坡遇雨，就具有东坡词疏隽的特点。《选冠子·读清真词》就有清真词缜密浑雅的风格特点，《暗香·咏五指山农家窑洞废院蔷薇》则是白石口吻，众多佳作都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境界。

《近白堂集》之所以达到了新的境界，首先，得益于诗人敏锐的艺术直觉。他善于捕捉生活中富有诗意的题材或细节，加以渲染放大，作酣畅淋漓的表现，给人强烈的情感冲击与艺术震撼。《纵饮习酒歌》写斟酒：“大喜新添玻璃盏，倾倒玉液泛微黄。屏上诸友惊所见，欣羨连呼冷不防。我闻其香已醇厚，我窥酒体净透光。”一个简单的倒酒斟酒动作，他用“活法”铺陈成六句，而接下来的饮酒与品酒：“一杯饮下味丰满，二杯倾尽味悠长。三杯空时留香久，杯杯回甘郁芬芳。蹙眉舒展驱抑郁，神采不禁暂飞扬。”把美酒激发的愉悦享受与神采飞扬表现得无以复加，非真爱饮、善饮者所能体会、所能表现的。面对暮春之景，诗人涌起浓厚的惜花伤春之惆怅：“须臾老泪风前落，十万



桃花付水流。”而面对师大顺天大道的楸树花，“半于高处无人赏，半落街头细雨中。”其惜花惜人、借物喻人的感怀扑面而来。清人冯煦说：“他人之词，词才也。少游，词心也。”套用这句评语，合友诗词不仅是其才华的体现，更是细腻幽微的词心的体现。

其次，得益于痴迷执着的创作态度。蒲松龄说：“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。”合友曾说自己在出差的火车上、飞机上，或无眠的夜晚，常寻诗觅句，推敲删改，创作已成为一种习惯。自言“为耽佳句频繁改，半夜孤灯几度开”，大有如杜甫一般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诗美追求，造就了其诗词不断拓展新的境界。

